

說郛

續世三

12
6
148



112
6
148



說郭續目錄

弓第三十三

談藝錄 徐禎卿

秣圃擷餘 王世懋

詩文浪談 林希恩

歸田詩話 瞿佑

南濠詩話 都穆

蓉塘詩話 姜南

太末詩話 葉秉敬



蜀中詩話 曹學佺

渚山堂詩話 陳霆

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娛書堂詩話

升菴詞品 楊慎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
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
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
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
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
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
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詩書金
孝武樂府壯麗宏竒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
風各懷剗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
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
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
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
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襍遣並自悠
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墳簞
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
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

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闇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
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
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
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噐飾襍出要其格度
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
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
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
詞大以讎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

瑕重索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
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
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
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款款贈言盡平生之篤好
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
挽死痛旨深長襟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
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
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
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

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
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
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
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旣動於中必形
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
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
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
也然情寔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

詩藝錄
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
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
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
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
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旣優而後促或慷慨
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
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
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旣
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
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
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
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
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
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
乃文質襍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
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
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
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歔無涕行路
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
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
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襍而
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
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
體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
色倩眄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
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
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
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
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

頡頏纍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煑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惑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縑綵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

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
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
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推之哀傷
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
懣杖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
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河
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犇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
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陟之行
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
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
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
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闔童壺女
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瑯辭與五言
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墜其

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錄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翻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

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雖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舖糜共舖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四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饒歌樂府詞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爾韋仲班傳輩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槃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

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透
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
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
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削曳綴懸
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
整粟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
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
緒論亦畧而未備况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
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
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
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蓋傷之也降自桓
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
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擬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
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
目之翫譏鎖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秣圃擷餘

吳郡王世懋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

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
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
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
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
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
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
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
所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

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
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裨官都
作雅音馬泮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
之後而欲令人毀靚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
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
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
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
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
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

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
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
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
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
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
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酷
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
者旣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
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
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
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
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潤
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積玉靶角弓二馬
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
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
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

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髻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

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符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芻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矚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

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

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礮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了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

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擗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詭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

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
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
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
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
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
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
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
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

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
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
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
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鷲至使人厭余謂學
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
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
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
成爲韓爲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

遠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矜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

豈非栢梁之餘材剗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稅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
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擊節奏秦時明月四字
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酒王之渙黃河遠
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蕪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
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
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
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
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

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
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
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
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
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
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
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
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迹詩第二句
下一拘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
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
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
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
旆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
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
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
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
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
爲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
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
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
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
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坐

和同指節
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
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鬯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

和園拾餘
十一
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
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
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
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
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
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
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
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

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
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
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
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
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
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
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

和園摘餘
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
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
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
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誅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
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
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
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
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
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
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鏡
水去室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却於此時要下剪
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
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
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此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閩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橐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駑之厭驟而一

士能爲樂府新聲僣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克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與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

種真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俾而不甚工詩 國初林鴻高廷禮唐
秦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
論季廸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
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
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
呻吟云至以林鈺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鈺與善夫頗
爲卿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
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

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
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
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
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詩文浪談

莆中林希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淫溺志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尚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旣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言文法論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令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並作而欲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並雜於管絃之間乎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詩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

詩文源流
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
而槩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
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
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
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
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彼非文
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
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特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
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
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
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
畜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
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由吟咏而得矣
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

詩文源流
四
若或啟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旦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師自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歸田詩話

錢塘瞿佑

鄉飲用古詩

古詩三百篇皆可絃歌以爲樂除施於朝廷宗廟者不可其餘固上下得通用也洪武間予忝臨安教職宰縣王謙北方老儒也歲終行鄉飲酒禮選諸生少俊者十人習歌鹿鳴等篇吹笙撫琴以調其音節至日就講堂設宴席地而歌之器用罍爵執事擇吏卒巾服潔淨者賓主歡醉父老嘆息稱頌儼然有古風

後遂以爲常凡宴飲則用之如會友則歌伐木勞農則歌南山賀新居則歌斯干送從役則歌無衣待使客則歌皇華之類一不用世俗伎樂識者是之

浯溪中興碑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

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于處而不難于議也使夫謝奉策於高邑稟重巽於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

山石句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內一首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歸田詩話 一
初不曉所謂後見詩文自警一編亦遺山所著謂有
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此秦少游春雨詩
也非不工巧然以退之山石句觀之渠乃女郎詩也
破却工夫何至作女郎詩按昌黎詩云山石犖确行
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
梔子肥遺山固爲此論然詩亦相題而作又不可拘
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俱飛
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亦可謂女郎詩耶

淮西碑

昌黎作平淮西碑既已登諸石憲宗惑于讒言詔斷
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爲之在當時莫能別其文之
高下也及東坡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
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文
昌公論始定然李義山與昌黎相去不遠其讀淮西
碑長篇至五十餘句稱贊備盡則是非不待百年而
已定矣

五言警句

宋蔡天啓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

歸田詩話 卷八
三
暖風抽宿麥清雨捲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皆爲集中第一今考之信然

東野詩四

遺山論詩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
山萬古潮陽筆合卧元龍百尺樓推尊退之而鄙薄
東野至矣東坡亦有未足當韓豪之句又云我厭孟
郊詩復作孟郊語蓋不爲所取也

尖山險譚

柳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鏖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
化作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或謂子厚南遷不得
爲無罪蓋雖未死而身已上刀山矣此語雖過然造
作險譚讀之令人慘然不樂未若李文饒云獨上高
樓望帝京鳥飛猶在半年程碧山似欲留人住百匝
千遭遶郡城雖然不迫且有戀闕之意

昭君詞

詩人詠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敘其離愁別恨而
已惟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
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不言怨恨而倦倦

舊主高過人遠甚其與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
相知心者異矣

長恨歌

樂天長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讀者不厭其長元微之
行宮詩才四句讀者不覺其短文章之妙也

夢得多感慨

劉夢得初自嶺外召還賦看花詩云玄都觀裏桃千
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以是再黜久之又賦詩云種桃
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譏刺併及君上矣晚

始得還同輩零落殆盡有詩云昔年意氣壓羣英幾
度朝回一字行二十年來零落盡兩人相遇洛陽城
又云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又云舊人
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蓋自德宗後歷順憲
穆敬文武宣凡八朝暮年與裴白優游綠野堂有在
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又云莫道桑榆晚爲霞
尚滿天其英邁之氣老而不衰如此

華清宮

周伯弼三體詩首載杜牧華清宮詩連用二風字讀

者不知其誤彙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
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宋仁宗昭陵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葬昭陵
有題詩道傷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
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洒昭陵惜其人姓名
不傳史臣贊之曰帝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媮惰而
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
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類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
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
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
誠無愧焉厥後荆公變法至詆爲不治之朝甚矣其
肆爲強辯而不顧也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延安作漁家傲詞曰塞上秋來風景異
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寒烟落
日孤城閉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
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予久羈關外

歸田詩話
每誦此詞風景宛然在目未嘗不爲之慨嘆也然句
語雖工而意殊衰颯以總帥而所言若此宜乎士氣
之不振所以卒無成功也歐陽文忠呼爲窮塞主之
詞信哉及王尚書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詞送之
末云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謂
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豈記嘗譏范詞故爲是以矯
之歟

謝公墩

王荆公詠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
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荆公
好與人爭在朝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
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
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
不獨欲專朝廷雖丘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咏塔自喻

荆公詠北高峯塔云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鷄鳴見
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丞相清
之詠六和塔云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

歸田詩話
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荆
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卒皆如其
意不徒作也

東坡傲世

韓文公上佛骨表憲宗怒遠謫行次藍關示姪孫湘
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
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又題臨
瀧寺云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

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讀之令人悽然傷感東
坡則放曠不羈出獄和韻卽云却對酒盃渾似夢試
拈詩筆已如神方以詩得罪而所言如此又云却笑
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不以爲悲而以爲笑
何也至惠州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渡海云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方負罪
戾而傲世自得如此雖曰取快一時而中含戲侮不
可以爲法也

後山不背南豐

歸田詩話
陳後山少爲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不屈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又妾薄命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亦爲南豐也然送東坡則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風帆目力盡江空歲年晚推重向慕甚至特不肯背南豐爾志節可尚也一生清苦妻子寄食外家寄外舅郭大夫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得家信云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况味可知也詩格極高呂本中選江西宗派以嗣山谷非一時諸人所及

陳秦才思之異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惺忪偷眼避紅粧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秦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村學堂

曹組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雛爭附火
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村俗之
狀近吳敬夫一聯云闌干首蓓先生飯顛倒天吳稚
子衣其景況可想也

杏花二聯

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
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
句也惜全篇不稱葉靖逸詩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
紅杏出牆來戴石屏詩一冬天氣如春暖昨日街頭

賣杏花句意亦佳可以追及之

姜白石雲出句

姜堯章詩云小山不能雲大山半為天造語奇特王
從周亦云未知真是嶽祗見半為雲似頗近之然較
之唐人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之句殊覺安閑有
味也

戴石屏奇對

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峯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
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中夢對之而不愜意後行

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
上下始相稱然須實歷此境方見其奇妙

劉後村書所見

後村劉克莊絕句云新剝闍黎頂尚青滿村聽講法
華經那知世有彌天釋萬衲如雲座下聽謂小道易
惑衆而不知有大道也又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鑿
曾費一生心誰知髻髻携籃者也有盲人問善鍼謂
精藝難成而小藝亦可售也又云黃童白叟往來忙
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

郎亦可感嘆云

龐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
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
慨有味楊仲弘作紀夢詩乃全用其一聯何也

宋故宮

先叔祖士衡和楊廉夫宋故宮詩云歌舞樓臺擬汴
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枕雕簷靜行酒青衣厨
帳愁卷土自應從亶父滔天誰復放驩兜臺空老樹

歸田詩話
寒鴉集落日白波江上秋廉夫喜其和堯字韻勝蓋
廉夫詩用紅堯字元廢宋宮爲佛寺西僧皆戴紅堯
帽也然結句更陡健

子昂書歸來辭

趙子昂以宋王孫仕元朝擅名詞翰嘗書淵明歸去
來辭得者珍藏之有僧題絕句於後云典午山河半
已墟褰裳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好事多應
醉裏書後人不復着筆

虞伯生草詔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天曆至順間文
治蔚然可觀順帝爲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
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
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
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
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
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
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橐呈順帝覽之曰此
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兩自由是喪明不復能楷

書此與宋晏殊撰李宸妃碑事相類妃實誕仁宗而殊承章獻太后旨謂妃無子生一公主早卒仁宗雖甚恨之而卒不重罪皆盛德事也

紀吳亡事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樂也社友王元載亦誦一詩不知何人所作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詩意與前詩亦相類

西湖竹枝

西湖竹枝詞楊廉夫爲倡和者甚衆皆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寓情於中大率一律惟二人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倘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惜不記其人姓名

南濠詩話

吳郡都穆

陳後山曰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荆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

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乃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爲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如蝶戀花取梁簡文詩翻堦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取柳惲州詩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樂天詩玉樓宴罷醉和春丁香結取古詩丁香結恨新霜葉飛取老杜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清都宴取沈隱侯詩朝上闔闔宮夜宴清都關其間亦有不盡然者如風流子出文選劉良文選注曰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之通稱也荔枝香解語花一出唐書一出開元天寶遺事唐書禮樂志載明皇幸蜀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奏新曲而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遂命其名曰荔枝香遺事云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

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解連環出莊子莊子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華胥引出列子曰黃帝晝寢夢游華胥氏之國他如塞垣春塞垣二字出後漢書鮮卑傳玉燭新玉燭二字出爾雅卽此觀之其餘可類推矣

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媿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媿色也元詩稱大家必曰虞

楊范揭以四子而視宋特太山之卷石耳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又云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麤豪未脫風沙氣難詆熙豐作後塵非具正法眼者焉能道此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坡以一日當兩日子西直以日當年又不若謝康樂云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楚辭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惟其不言所以爲思之至
劉公幹云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本楚辭也

潘道遥寓居錢唐嘗一至陝觀華山畱題云高愛三
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
全家向上居時魏野仲先居陝有贈道遥詩云從此
華山圖籍上更添潘閔倒騎驢二公之高致盖可想
也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
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
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
泣不日遂歸

漢栢梁臺詩武帝與群臣各詠其職爲句同出一韻
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
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
云驂駕四馬從梁來太僕則云修飾輿馬待駕來大
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率更領其
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微道宮下
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將軍云和

南漢詩話
四
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老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真可爲七言詩祖後齊梁詩人多效其體而氣骨遠不能及方朔乃云迫窘詰屈直戲語耳

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老杜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蓋詩須苦吟則語方妙不特杜爲然也賈閩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

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盧延遜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杜荀鶴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予由是知詩之不工以不用心之故蓋未有苦吟而無好詩者唐山人題詩瓢云作者方知吾苦心亦此意也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蟬云玉砌名金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亦佳句

南齊詩話 五
魏仲先詩十卷名鉅鹿東觀集子嘗閱之今記其數
聯閒居書事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和玉衢見
寄云身猶爲外物詩亦是虛名詠懷云拜少腰寧負
眠多眼不辜春日云妻喜栽花活兒誇鬪草羸村居
述懷云鶴病生閒惱僧來廢靜眠又有詠盆池萍云
莫嫌生處波瀾小免得漂然逐衆流真隱者之語言
也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
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文東懲景文故
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
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
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亦可謂善謔已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
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爲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
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
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卽命飲以御酒
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
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

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
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
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澤南渡口
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望今已遠
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征衣二詩皆奇而
偶似次韻尤可喜也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
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
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
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

謝惠連詩云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
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厓巘積素感原疇張正見詩云
含香老顏駟執戟異楊雄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
王嬙沒故塞班女棄深宮謝詩三韻句法皆相似張
詩六句皆見古人若今人則必厭其重複古人之詩
正不若是拘也

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

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源悉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尤清婉其寒食云月暗花明揜竹房輕寒脉脉透衣裳清明院落無燈火獨繞迴廊禮夜香曉過西湖云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塵其造語之妙當不減於惠勤參寥輩也

老杜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蕭千巖云詩不讀書不可爲然以書爲詩則不可范景文云讀書而至萬卷則抑湯高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爲詩也景文之語猶千巖之意也嘗記昔人云萬卷書人誰不讀下筆未必能有神嚴滄浪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斯言爲得之矣

西塘詩話

仁和姜南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荐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
 經博涉群書篤意古友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窻
 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
 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
 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聞之云名
 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

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葉
踈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荐相如卒就雲南之
聘景泰八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
初大年嘗言王抑庵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
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
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
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
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爲志其墓人以是
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紀信

唐人題紀信墓詩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塚臥秋
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者
姓名

杜牧之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云堦前石穩棋終局
窗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
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古人于適意處卽道
之不嫌其用之重也

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
人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
芙蓉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吮彩毫
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
屏春雨餘詩旣脫灑亦吾杭之詩豪也

趙信庵

古木森森映綠苔嵯峨樓閣侍天開山僧不問朝天
客自注冰泉浸野梅此宋趙信庵葵題慧山寺詩也

信庵可謂才兼文武者矣

唐文宗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
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每登臨遊幸有時獨
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
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真冤死矣
惜哉

林和靖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
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峯北
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
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麗伯可固
詞客耳和靖亦作此語耶

寇萊公

寇萊公在宋時人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
又性不能容人而篋視同列及南遷道過襄州留一
絕句于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
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旣知此何
必獻天書食蘆菹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白樂天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
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蒂指綾之紋也夢梁錄載杭土
產綾曰柿蒂狗腳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
業矣矣

劉蕢

唐劉蕢精于儒術嘗讀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殆

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何如
黃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隸之于良主
人也吁劉蕡可謂豪傑之士有見之言哉

陳通判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寺評事轉兵馬指揮
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
一年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贖追送一
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瑀有詩送之云人辭
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

留清節與人傳

沈兩山

沈明德先生宣號兩山仁和人天資穎敏文辭瞻富
早遊庠序與張海觀天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
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
江臯玉釭十斛醪醲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

陳顥

嘉興陳漢昭顥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
雨蒲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宴空林裏竹實蕭

疎鳳亦饑此詩怨刺之意見于不言之表較之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薛令之苜蓿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沈石田

姑蘇沈石田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絕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舊價任他評品落人間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章令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孫仲衍

孫仲衍典籍南海人詩格高粹其朝雲三律皆集古句而成若出自一手而不見其牽合本朝集句雖多

其人視之仲衍蓋不止於退三舍也其一妾本錢唐
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鶴歸華表添新冢燕蹴飛
花落舞筵野草怕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
俯仰成今古祇是當時已惘然其二家住錢唐東復
東偶來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
病容艷骨已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
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三三生石上舊精魂願
作陽臺一段雲詞客有靈應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
花邊古寺翔金雀竹裏春愁冷翠裙莫向西湖歌此

曲清明時節雨紛紛

李文正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秦陵忌晨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
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愠 漢
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
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敬君詩話

三衢葉秉敬

杜詩洞庭

咏洞庭詩以老杜爲最然細玩浩然詩氣蒸雲夢澤
波動岳陽城雖不如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之大
而要之實得洞庭真景若老杜詩無吳楚東南拆一
句則乾坤日夜浮疑于詠海矣

金山寺詩

張喬云已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遍楚譯

五天遙板閣懸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慙塵世客來坐
亦通宵世稱汲夜潮句最工謂中泠泉在江心故也
今寺僧以井代操舟犯險之勢失其舊矣愚謂清而
有味江心之水若云夜潮是海水也海水鹹澁豈堪
烹茗予自瓜步乘潮漲而渡江久慕江心之水而不
知其爲潮也亟命舟人汲一瓶俟到岸取茶煮之則
刺舌而不可飲乃始知向者所汲是潮也非江水也
因記張喬之詩索讀而改之曰板閣懸流月銅瓶汲
退潮夫月印江中與水俱流謂之流月正切金山徒

云秋月凡山寺不在江中者皆可通用矣海潮已退
江流始復汲而飲之味始可口故改一流字退字便
使此詩生色末聯云自慙塵世客來坐亦通宵語俗
而意淺愚亦爲改云渾忘塵世味闌坐忽通宵

張裕云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航月龍出
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
醉醺醺此詩可處在第二聯或云僧亦有晝歸者何
偏云夜航月耶不知旦出暮歸人情之常况稱夜月
則景色清迥此當以意融會不必苛責也至云龍出

曉堂雲則分明畫出寺在江中之景逼真甚矣此二句已盡其狀至云樹影中流見頗欠天趣又云鐘聲兩岸聞更復着相且四句俱說景似堆垛而無清味也老杜咏洞庭只是兩句而下便自叙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此方是變化之妙非張所及也未云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更不成語

杜羔妻詩

南部新書曰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卽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是奇才何事年年被放

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路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愚謂此詩渾是一團炎涼氣習不失村婦口語夫旣曰的是奇才則被放非其罪也何云羞君面哉旣云羞君面則勸之努力淬勵可也何又曰近夜來哉及其得第正當喜其奇才見庸勉以忠君愛國乃得其正而方且以年少爲羨以青樓爲疑此婦人但知兒女襟帶中滋味烏知大丈夫

事也

石尤風

郎士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楊用修云打頭逆風也陳晦
伯引古樂府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
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然則晦伯者將以爲四面風
耶而風固無四面俱起者愚謂合兩詩而釋之蓋狂
風怒起不惟逆風難以行舟即使順風亦未免折檣
裂帆矣是郎士元詩非必謂打頭風也又烈風括地

雖起一面而四面行旅亦自却步是丁都護歌亦非
必謂四面風也總之惟曰大風則可耳

詩學

凡作詩者繩墨必宗前人意辭要當獨創若全依樣
畫葫蘆便如村兒描字帖惡足言詩也嗚呼不讀三
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不足
以入詩之幻化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
此千古談詩者所未及也今人作詩者于前數書宵
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其與村學究

蜀中詩話
教癡兒讀千家詩者何異

蜀中詩話

閩中曹學佺

杜少陵在成都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
花皆見于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
可園是也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
鷺浴底心性張蠙黃牛峽詩盤渦逆入嵌空地斷壁
高分繚繞天

唐僧隱巒蜀中送人遊廬山詩君遊正值芳春月蜀

蜀中詩話

道千山皆秀發谿邊十里五里花雲上三峯五峯雪
君上匡廬我舊居松蘿擲地十年餘君行試到山前
問山鳥只今相憶無

唐女郎廉氏峽中卽事詩清秋三峽此中去鳴鳥孤
猿不可聞一道水聲多亂石四時天氣少晴雲日暮
汎舟谿淑口那堪夜永思氛氲已上二首衲子女郎
之竒作也

花藥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
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

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
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
偏花藥見宋祖時猶作更無一箇是男兒之詩焉有
隨景行而書此敗節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
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唐世蜀之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白成都李餘雍
陶裴廷裕岑倫符載雍裕之苑咸朱泚惟雙流柳震
青城杜光庭嘉州唐球青神陳詠丹稜僧可朋綿州
布衣王巖鄉貢進士劉暎及李渥田章巴州張曙若

劉灣鹿虔扈毛文錫俱蜀人若劉蛻張蠙韋莊牛嶠
歐陽炯劉猛李季蘭張演薛濤張窈窕杜羔妻皆他
方流寓而老于蜀者嘗欲哀集其詩爲一帙而未暇
焉

范成大詩註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爲京洛音輒謂之
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旣
又諱之改爲魯語尤可咲故就用其字云耳畔逢人
無魯語

花間集十卷孟蜀衛尉少卿趙崇祚選歐陽炯序內

云李太白應制清平樂四首爲詞體之祖不知陳隋
之玉樹後庭花水殿歌詞已有之矣

孫光憲蜀之資州人事荆南高氏爲從事有文學名
著北夢瑣言其詞見花間集一庭疎雨濕春愁秀句
也李後主之細雨濕流光本此

張泌江城子云浣花溪上見卿卿臉波秋水明黛眉
輕綠雲高縮金簇小蜻蜓好事問他來得麼和笑道
莫多情按小蜻蜓之飾正所謂翹兒花也

盧延遜入蜀頗爲蜀人所易作詩有云莫欺零落殘

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延遜光化中放進士第二人
燕于曲江勅大官賜十八人餅餤蓋唐御食以紅綾
餅餤爲上品也

范成大新作官梅庄又有種竹了戲題愛山寺詩皆
宣華廢苑又有雨後東郭排岸司申梅開及三分戲
書小絕令一畝開宴當時風味猶可想見

僧貫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
山得得來建一見爲之大悅賜號禪月因名爲得得
和尚

徐匡璋納女于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
足擬其色似花藥翽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
也王師平蜀太祖聞其名命別將護送入京陳無已
以夫人姓費誤也

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于李太白太白以草堂名
集故謂之草堂詩餘

麓堂詩話

西涯李東陽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
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
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
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
無音韻是不過爲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
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古詩與律不同體必各用其體乃爲合格然律猶可

齊寧言詩
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
春草紅藥當堦翻雖一時傳誦固已移於流俗而不
自覺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不覺夕陽沉杜子美獨
樹花發自分明春渚日落夢相牽李太白鸚鵡西飛
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
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也予少時嘗
曰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又曰欲往愁無路山高
谿水深雖極力摹擬恨不能萬一耳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

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
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
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
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長短句字字摹倣
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
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
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
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
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

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真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于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

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極元之選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軒輊世恒爲劉左袒雖陸靜逸鼎儀亦然予獨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若藏鋒斂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則於虞有取焉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乃爲詩論也與予論合者惟張滄洲亨父謝方石鳴治亨父

已矣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知我罪我世固有君子存焉當如何哉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爲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觀樂記論樂聲處便識得詩法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今令畫工畫十人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蓋其道小而易窮而世之言詩者每與畫並論則自小

其道也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必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開口便自粘帶已落第二義矣所謂燒却活和尚正不須如此說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豈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有何深意却自是詩家語陳公父論詩專取聲最得要領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予訝而問之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爲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韓退之之詩爲角以此

例之雖百家可知也

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浦長源請入社衆請所作初誦數首皆未應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並加賞歎遂納之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蓋皆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宣德間有晏鐸者選本朝詩亦名鳴盛詩集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堤柳欲眠鶯喚起

宮花乍落鳥銜來蓋非林最得意者則其它所選可知其選袁愷白燕詩日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曰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亦佳若蘇李泣別圖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而選不及何也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

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有極鄙褻者乃韓致光詩也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

激悲壯語短而意益長彈鋏歌止一句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後世窮技極力愈多而愈不及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

劉會孟名能評詩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皆有評語簡意切別是一機軸諸人評詩者皆不及及觀其所自作則堆疊餽釘殊乏興調亦信乎創作之難也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季迪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但未見其止耳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曰六朝舊恨斜楊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曰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誠佳然綠迷歌扇紅襯舞裙已不能脫元詩氣習至簾爲看山盡捲西更過纖巧春來簾幕怕朝東乃艷詞耳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豈惟楊體易識亦高差難學故邪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彊致也若并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古詩歌之聲調節奏不傳久矣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無甚高下緩急之節意古之人不徒爾也今之詩惟吳越有歌吳歌清而婉越歌長而激然士大夫亦不皆能予所聞者吳則張亨父越則王古直仁輔可稱名家亨父不爲人

歌每自歌所爲詩真有手舞足蹈意仁輔性亦僻不時得其歌予值有得意詩或令歌之因以驗予所作雖不必能自爲歌往往合律不待強致而亦有不**容強者**也

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韓退之亦有之

文章固關氣運亦繫于習尚周召二南王幽曹衛諸風商周魯三頌皆北方之詩漢魏西晉亦然唐之盛時稱作家在選列者大抵多秦晉之人也蓋周以詩

教民而唐以詩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軌車書所聚雖欲其不可得也荆楚之音聖人不錄實以要荒之故六朝所製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君子固有譏焉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亦鮮矣

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章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唐士大夫舉世爲詩而傳者可數其不能者弗論雖能者亦未必盡傳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附諸杜

集皆有可觀子美所稱與殆非溢美惟高詩在選者
畧見于世餘則未之見也至薛端乃謂其文章有神
薛華與李白並稱而無一字可傳豈非有幸不幸耶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
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
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
音耶

詩太拙則近于文太巧則近于詞宋之拙者皆文也
元之巧者皆詞也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和韻尤難類失牽強強
之不如勿和善用韻者雖和猶其自作不善用者雖
所自作猶和也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
考官隔歲封題于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
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畧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
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翹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
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
甚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尚如此聞

此等集尚有存者然未及見也

紅梅詩押牛字韻有曰錯認桃林欲放牛
畎蹠詩押船字韻有曰跟箇賣花人上船
皆前輩所傳不知爲何名氏也

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
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切貴在渾成勁
健亦備一體餘不能悉記也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
迫子題扇予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
遙在何處又因圍碁出端觀二韻予曰勝
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皆一時戲劇
偶記于此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千剝鉢
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
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
讀而不能解亦何故邪

人但知律詩起結之難而不知轉語之難第
五第七句尤宜著力如許渾詩前聯是景後
聯又說殊乏意

致耳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歐陽永叔深于爲詩高自許與觀其思致視格調爲深然校之唐詩似與不似亦門墻藩籬之間耳

熊蹯鷄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飫天下黃魯直詩大抵如此細咀嚼之可見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

直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藹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思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韓蘇詩雖俱出入規格而蘇尤甚蓋韓得意時自不失唐詩聲調如永貞行固有杜意而選者不之及何也楊士弘乃獨以韓與李杜爲三大家不敢選豈亦有所見邪

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若劉義

冰柱雪車詩殆不成語不足言奇怪也如韓退之效玉川子之作斲去疵類摘其精華亦何嘗不奇不怪而無一字一句不佳者乃爲難耳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

王介甫點景處自謂得意然不脫宋人氣習其詠史絕句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若商鞅詩乃發洩不平語于理不覺有礙耳

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宋九僧詩有曰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差強人意齊已湛然輩畧有唐調其真有所得者惟無本爲多豈不以讀書故耶

夷白齋詩話

吳郡顧元慶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

古樂府云金銅作蓮花蓮子何其貴攤門不安鎖無復相關意石濶生口中含悲不得語石濶古漢時碑名故云

元釋溥光字玄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館大學士榮

東白齋詩言
祿大夫賜號立悟大師有二絕句云螭螟殺敵蚊眉
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
英雄 荳苗鹿嚼解鳥毒艾葉雀銜奪燕巢鳥獸不
會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
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雁書集所不載
李賀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誰澆趙州土得非黃
金鑄范蠡之意耶

皮日休有文藪載詩數首陸龜蒙有笠澤叢書詩亦
不多其詩俱在松陵唱和集內三集共覽方爲二公
全書今刻甫里集併之豈前書之本旨乎

王文恪公整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病亟遣人問之
答詩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已超出萬人中門前車
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筆墨慘淡難識遂爲絕
筆後二日而卒今集中不載

大司徒邵二泉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其詩云乞歸
未許奈親何帝里風光夢裏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
湖天遠白雲多客囊衣在縫猶密驛路書來字欲磨

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心事兩蹉跎讀之令人感動
激發最爲海內傳誦

衡山文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
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
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
溪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
關不嫌窮巷顏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臥病
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
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

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
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南所李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
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
學易處其於灰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
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
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
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
日也

唐詩
唐人秦韜玉有詩云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鈎繡
辟邪後山有壞墻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韜
玉可謂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後山可謂含寂寞之景
於言外也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
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
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盡矣何以
圖爲

吳僧月舟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水凍有米無人相送

今日月舟上門莫作一場春夢可謂以文滑稽者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繞柴門種來松樹高於
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江村詩也先生
生於洪武間家江村橋故有是作其詩多警句此尤
可喜云

天順間癸未禮部災時御史焦顯爲監臨官後人詩
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燄可爲災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
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

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沈醉茶鄉隱居許市其詩攻研澄潔有出塵之格嘗
寄余山居雜興詩如云鶴病晚山碧僧來落葉黃如
云隔花水亂響中酒人高眠如云花好不出戶雨來
還舉觴如云酒醒芳草遠病起落花多如云隱几亂
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假年人無知者

拯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山陽張儉亾
抵孔褒不遇其弟融時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見儉
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後事泄

融一門爭歿竟坐褒近世親戚故舊略有毫髮利害
依附惟恐累已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者皆是
也有寄周岐鳳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
孔融

廬山陳氏有甲秀堂帖宋淳熙年所刻有李太白天
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一章在內宋人品爲馬子才
僞作今見其筆迹非僞矣字畫豪放書畢後題曰吾
頭懵懵醉後書此賀生爲我辯之汝年少眼明

高廟詠菊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

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一統鴻基兆見於此矣

南濠都先生穆少嘗學詩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經云寡婦夜不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悅服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此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廉人之風宛然可掬恨不載見臨之耳

存餘堂詩話

山樵朱承爵

古樂府命題俱有主意後之作者直當因其事用其題始得往往借名不求其原則失之矣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至於太白名家亦不能免此病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

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構室宇巧結臺榭以爲他日

游息宴閒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終不獲享其樂是誠可悲也因記白樂天有詩云試問池臺主多爲將相官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乃知樂天之詩真達者之詞歟

天厨禁籙說琢句法有假借格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寒不下萬木幾經秋皆以秋對下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巖僧以一對栢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余謂古人琢句亦或未嘗用意至此論詩者不幾於鑿乎

張靈字夢晉吳中名士也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臨終之前三日作詩云一枚蟬蛻場當中命也難辭付大空垂歿尚思玄墓麓滿山寒雪一林松後一日又作詩云彷彿飛魂亂哭聲無情於此亦多情欲將衆淚澆心火何日張家再托生二詩可以想見其風致亦足悲夫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覆舟幾厄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自

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

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郎中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云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

縮頭鱗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休牽上瀨歸釣縮黃楊厄閏則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之三昧也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澀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不勝寒饑烏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蹈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

閒話頭

詩家評盧仝詩造語命意險怪百出幾不能解余嘗讀其示男抱孫詩中有常語如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姨舅非吾親弟妹多老醜殊類古樂府語至如直鉤吟云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鉤之道何時行亦自是平直殊不爲怪如喜逢鄭三云他日期君何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亦自是恬澹殊不爲險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義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傅秘閣本校正一十二字始得就梓其用心亦勤矣余家

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自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用自相矛盾語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間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

存餘堂詩話
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李文正公懷麓續稿五月七日 秦陵忌晨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
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慍漢陵西
望欲消冤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讀之
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如
曰孫康映雪寒窓下車胤收螢敗帙邊事非不竅對
非不工烏是何言哉

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
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
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鍾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

爾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
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
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此劉禹錫賀晉
公留守東都詩也其遠大之志自覺軒豁可仰

余嘗見石刻一詩云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傷京塵更
鮮歡速夢已回窻下曉杏花回度五更寒雖小詩亦
自飄逸可愛後題盧蹈裘父字畫出入蘇米久未知
其履歷近讀渭南集乃知其爲夾江人佳士也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畧有不同
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
得近讀宋人詠茶一詞云鳳舞團團餅恨爾破教孤
另愛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
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
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其亦可謂妙
于聲韻者也

娛書堂詩話

闕名

歌名

姜堯章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
放情曰歌行間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風俗
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孟郊

孟郊詩最古淡坡謂有如食蟞蟻竟日嚼空螿亦實

錄

吳書堂詩話

應制詩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
富艷爾若清淡之語終不近

酸文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
又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
慶孫以詩吊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
傳

赤壁詩

杜牧赤壁詩李義山集中亦載

升菴辭品

升菴辭品

成都楊慎

陶弘景寒夜怨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
後世填辭梅花引格韻似之後換頭微異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仙畱客皆煬帝曲名

踏莎行

韓翃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辭名踏莎行本此

升菴辭品

上江虹紅牕影

唐人小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虹卽滿江紅紅牕影卽紅牕廻也

夜夜昔昔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卽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長短句云待

月上潮平波灩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鷓鴣堆西陽雜俎云鷓鴣堆黃一變之鶻色如鶻斃鶻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細臆前漸漸微白

烏鹽角

曲名有烏鹽角江鄰幾襍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一曲譜於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號曰竹根黃
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
類蜀故號小梁州曲名有小梁州爲西音也

唐辭多無換頭

張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
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
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
波明黛眉輕高縮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

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辭多無換頭如此辭
自是兩首故重押兩情字兩明字今人不知合爲一
首貽誤矣

哀曼

晉鈕滔母孫氏箜篌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
晨華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草熏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熏江淹別賦閨中風暖
陌上草熏正用佛經語六一辭云草熏風暖搖征轡

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辭改熏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鞋鞮稱兩

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鞮一量願着之動與
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履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辭
末云夜深着輜小鞋兒靠着屏風立地輜兩蓋古今
字也小辭用毛詩字亦奇

眼重眉褪

唐辭眼重眉褪不勝春李後主辭多少淚斷臉復橫
頤元樂府眼餘眉剩皆祖唐辭之語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
辭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辭早是東
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銀蒜蓋鑄銀爲蒜
形以押簾也宋元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
押幾百雙

鬧裝

京師有鬧裝帶其名始于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
親王帶鬧裝薛田詩九苞縮就佳人髻三鬧裝成子

升菴辭品
弟鞞辭曲有角帶鬧黃鞞今作傲黃鞞非也

秋千旗

陸放翁詩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歐陽公漁家傲云隔
墻遙見秋千侶綠索紅旗雙彩柱李元膺鷓鴣天云
寂寞秋千兩繡旗予嘗命畫工作寒食士女圖秋千
架作兩繡旗人多駭之蓋未見三公之詩辭也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於元時小山辭云三絃玉指雙鈞草字
題贈玉娥兒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爲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
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
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
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
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辭有花影亂鶯聲碎之
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

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
半醉時

陸瓊飲酒樂

陳陸瓊飲酒樂云蒲桃四時芳醇琉璃千鐘舊賓夜
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春風秋月長好歡醉日
月言新唐人之破陣樂何滿子皆祖之

梁武帝江南弄

梁武帝江南弄云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彩垂輕
陰連手蹈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腹中人望獨踟躕

此辭絕妙填辭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
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

僧法雲三洲歌

梁僧法雲三洲歌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傷流
啼將別共來長相思又云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
傷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江左辭人多風致而僧亦
如此不獨惠林之碧雲也

王褒高句麗曲

王褒高句麗曲云蕭蕭易水生波燕趙佳人自多傾

孟覆梳濯濯垂手奮袖娑娑不惜黃金散盡惟畏白日蹉跎與陳陸瓊飲酒樂同調蓋疆場限隔而聲調元通也王褒宇文周時人字子深非漢王褒也是時亦有蘇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回遂以爲漢之蘇武何不考之過乎

穆護砂

樂府有穆護砂隋朝曲也與水調河傳同時皆隋開汴河時辭人所製勞歌也其聲犯角其後至今訛砂爲煞云予嘗有詩云桃根桃葉最天斜水調河傳穆

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陳朝獨賞後庭花

梁簡文春情曲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鷓鴣格韻似之

崔液踏歌行

唐崔液踏歌辭二首體製藻思俱新其辭云綵女迎

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袖翡翠帖花黃歌響舞
行分艷色動流光其二云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
金壺催夜盡羅袖舞寒輕調笑暢歡情未半著天明

菩薩鬘蘇幕遮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襍華如中國塑佛像
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唐書呂元濟上書北
見方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曲名
亦取此李太白詩公孫太娘渾脫舞卽此際之事也

阿鞞廻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祐集有阿濫堆
卽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
同爾難以意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
之聞之使人慷慨良不與艷辭同科誠可喜也六州
得名蓋唐人西邊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氏
州也此辭宋人大祀大卹皆用此調 國朝大卹則
用應天長云伊梁甘石唐人樂府多有之胡渭州見

張祐詩氏州第一見周美成辭

小秦王

唐人絕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絕句隨名變腔如水
調頭歌春鶯轉胡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
鈴皆是七言絕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予愛
小秦王三首其一云鴈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
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柳
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寂寞
小窓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笋紅雁行輕

度翠弦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夜風第一
首妓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阿那紇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
山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畱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
朋劉禹錫夔州竹枝辭云楚水巴山烟雨多巴人能
唱本鄉歌今朝北客思歸去回入紇羅披線羅阿那
紇那皆當時曲名李郢詩言變梵唄爲豔歌劉禹錫
詩言翻南調爲北曲也阿那皆叶上聲紇那皆叶平

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如夢令

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
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重此莊
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爲
呂洞賓非也

搗練子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
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辭名搗練子卽

詠搗練乃唐辭本體也

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
色故名後人以爲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
丹譜

升菴齋品

